



“一副”的片段追忆

◎柴隆

20世纪80年代初的江夏街,说不上繁华,但也整天车水马龙,人来人往。在江夏街斜对面的转角处,有一座两层的小平楼,一天到晚人头簇簇,顾客盈门。很多宁波人会记起那个名叫“一副”的食品店,儿时关于零食的记忆,十有八九都离不开“一副”,它承载了许多宁波人的集体回忆。

“一副”,全称为“宁波第一副食品商店”,乍一听店名,就带有计划经济的味道。因为开在新江桥南堍,处在繁华地带,面朝“人民电影院”,故生意一直很好,一度成为省内最大的食品商店,是甬城百姓购买烟酒、糖果、糕点、零食的首选之地。

1949年宁波解放前夕,原先聚集在江夏街一带的糖行、南北货行、咸货行遭到飞机轰炸,元气大伤。1956年,宁波工商界对中小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,经营副食品的老店,只剩“冠生园”、“升阳泰”等寥寥几家,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时代,人们对食品的欢迎与渴望程度,可想而知。

1971年秋天,在新江桥还被称作“红卫桥”的时候,甬城市民惊奇地发现,在东门口的“红卫桥”下,出现了一座两层的小平楼,一楼是荟萃了各类食品的大卖场,二楼是加工厂和冷库。门旁立起一块“宁波第一副食品商店”的招牌。1972年2月1日,“一副”正式开业,人潮汹涌,城里人、乡下人一股脑儿都往里面跑,营业额逐日飙升。直到晚上8点关门前,人群依旧是里、外三层,店长擎着喇叭站在柜台上大喊:“阿拉要关门啦,请大家明朝再来!”“一副”的出现,让中山路上的“冠生园”、鼓楼的“升阳泰”一下子望尘莫及。

说白了,“一副”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食品大本营。其糖果蜜饯柜台,是孩子们做梦都想去的地方。那时候糖果都论颗卖,论斤买的人家极少。顾客买几颗后,营业员会用三角纸包折好递来。宁波城里的第一颗大白兔奶糖,也是从“一副”的柜台卖出去的,最畅销的话梅糖和椰子糖,实则平日里是难得吃上几回的。上海“益民”、“冠生园”、“光明”食品厂的产品尤为脱销,孩子们最想买的,是可以吹出泡泡的口香糖。

那些年,在“一副”总有些啼笑皆非的往事,回想起来令人激动开怀。譬如二楼烟酒专柜的国产茅台酒可开瓶零卖,一杯要价6元,洋酒白兰地、红葡萄酒5元一杯。当年并无吧台之类的设施,许多宁波后生觉得新奇,偶尔发兴“耍派头”,就买一杯茅台酒,慢慢品尝,酒香弥漫,周围的不少顾客围过来,投以羡慕的眼光,啧啧声起。

生意最火爆的时节要数过年前后,瓜子、椒盐小核桃等各类炒货实行限购,牛皮糖、芝麻糖和大白兔奶糖经常断货,物资稀缺的年代,很多东西都凭票购买。在“一副”做营业员,是一份令人眼红的工作,比如如今的考公务员还难进,托关系的总是一拨又一拨。而糕饼柜台里陈列的裱花蛋糕,总是吸引着一群儿童,能吃到一块“一副”的麦淇淋蛋糕,简直是莫大的幸福,非今日鲜奶蛋糕能比。人们经常能看到耍无赖的孩子,围着玻璃柜台不肯走,大人死拖硬拽地拉回去……

80年代后期,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,“一副”也呈现出快速发展之态,除了常规的副食品柜台,在靠近店门的区域开辟了熟食柜,聘请广东师傅现场制作叉烧、烧鹅,至今留存宁波市面上的“辣味无骨凤爪”、“麻辣牛百叶”都是“一副”之遗风;又专门开辟了宁波土特产专

甬城旧忆



柜,酱毛蟹、醉虾、黄鱼鲞、泥螺蟹糊大受外地人欢迎……倘若赶上四时八节,端午会卖碱水粽,中秋供应现烤的鲜肉月饼,队伍蜿蜒二三十米。一到夏天,在二楼专门开辟了冷饮柜,名唤“一副冰岛”,橘子冰霜、阿波罗大雪糕、冰绿豆汤等,“轧朋友”的小后生都涌到里面吃冷饮,绝对是甬城最早的甜品店,场地比今日的甜品店还要大。

进入90年代,商品经济的大潮波及“一副”,柜台改成自选货架,“自选厅”的购物模式开始出现,顾客屡觉新奇,销量大增。为了扩大经营,“一副”曾一口气开了南苑、大卿桥、仓桥等连锁店。同时,促销活动力度空前,1997年7月1日,为庆祝香港回归,“一副”通宵营业,并搞过轰动全市的购物抽奖活动,特等奖为一辆红色的夏利车。在人均月收入不过几百元的年代,红色夏利车成为全城人目光的焦点,“一副”成了名副其实的吸金之地。

90年代末,城市新一轮规划启动,为顺应城市发展,“一副”拆迁后随之消失,家喻户晓、承载浓厚情感的国营副食品商店就此留在记忆里,如今这里已经变成了宁波影都门口的一片绿地。

我是主人

有所思

◎黄洪书

闲着无事,我右手拿一把扫帚,左手拿一只畚箕,到房前屋后晃一圈,见到哪里有垃圾了,就把它清扫掉,顺带着把倒地的自行车扶起来,捡一捡那些被风吹落的衣服,或者带上剪刀和胶带,把公告栏里脱落的东西重新贴上。一直以来以此为乐,如果因为忙了不能做,看到塑料袋、香烟头到处都是,或是自行车被风吹倒一片,我就会看不惯了,心里特别扭。

这种习惯是从乡下生活开始的,那时我开着店,闲了就把店外打扫一下,进进出出时看到身边干净而整洁,心里就会很舒服。进城之后,看到出租屋外面垃圾成堆,实在是看不惯,只能自己打扫。每一个我生活过的地方、我工作过的地方,我都把它当作我的地盘,我要它干净,它必须干净。这种自主权是令人愉快的。不知道的人,总以为我是活雷锋,是高素质。只有我明白,我从没想过要帮助别人。其实我很自私、很霸道,我只为自己服务,只不过这种自私和霸道对别人并没有伤害,而我可以享受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快乐罢了。

有一个真实的故事,一名中国学生到国外留学,住

进一所公寓里,每天,他都会看到一位老人在打扫楼梯,学生以为他是楼里的保洁员,也就习以为常了,可是有一天,他发现这位老人走上讲台给他上课了,才知道老人只是楼里的住户,是一位老教授。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,有一对小夫妻,每天都把垃圾放在自家门口,每天回家后见垃圾都被别人取走了,便以为保洁员是会上门取垃圾的,每天照放,可是有一天,垃圾没有人取了,他们便去打听,于是有人告诉他们,为他们取走垃圾的不是保洁员,而是住他们对门的老人,这两天老人生病了,所以没人帮忙了。小夫妻听了,甚为难为情。我相信,这两个故事中的老人,他们其实都不是活雷锋,只是他们也看不惯身边有垃圾,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环境的主人罢了。

聪明人都很会算账,你的我的,分得清楚,每一个人也未必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品格,可这有什么关系呢?在这个务实的年代,有自私心是难免的。即便没有高素质,难道不能具有一些主人翁意识吗?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于负面的东西,都能够习惯并且容忍,冷漠、麻木、无动于衷,即使自己的脚下堆满了垃圾也能若无其事,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实在太可怕了。

私厨日记

小葱摊鸡蛋

◎虞燕

从小到大,家里的餐桌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道菜就是小葱摊鸡蛋。这道菜取材容易,做法简单:拈起鸡蛋于碗沿轻轻一磕,蛋白蛋黄打散后放入葱花和盐一起搅拌,而后倒入烧热的油锅,待蛋液凝固,翻面,成一个金黄色的圆饼时,便可出锅盛盘,扑鼻的香味一溜烟地溢出了屋子。

小时候,小葱摊鸡蛋基本上是用来应付不速之客的。家里突然来了客人,除了蒸一盘鱼干,便是摊个鸡蛋。通常,妈妈在院角的那小块地里掐葱时,隔壁的婶子或阿姨会从围墙里探出半个身子问:来客人了吧?妈妈回答:是呐!去摊个小葱鸡蛋。婶子阿姨们就点点头:蛮好蛮好!在那时的人们眼里,小葱摊鸡蛋应该算是颇拿得出手的一道菜吧。

最爱吃小葱摊鸡蛋的是舅姥爷。舅姥爷是海运公司的会计,我家就在海运公司附近,舅姥爷便会时不时地拐入我家吃个便饭。舅姥爷爱酒,尤爱喝妈妈自酿的米酒,而他的下酒菜必是小葱摊鸡蛋,专一得很。他偶尔还会点评一番:今天鸡蛋摊得有点老,你看,葱都焦了!或者:嗯,好吃,下次再多放点葱。舅姥爷老酒“滋滋滋”一口,小葱摊鸡蛋“啧啧啧”又一口,吃得不亦乐乎!后来大家的生活条件变好了很多,舅姥爷也退休了,精神矍铄的他在环视了一大桌的菜之后,仍然冲着妈妈铿锵有声地来一句:加个小葱摊鸡蛋吧!

历经几十年,小葱摊鸡蛋可以说是完成了从贵族到平民的转变。虽然后来家里稍微隆重点的宴桌上已基本见不到它的身影,但好些时候,它的地位依然不可替代。有客上门,主人开始忙进忙出,客人有些不好意思地道:别忙啦别忙啦,小葱摊鸡蛋吃吃就好啦!到一处陌生地方或在不算很熟的人们面前,被问到喜欢吃什么,我就回答:红烧土豆,小葱摊鸡蛋。这样家常的菜式不会为难到人家,味道也的确不错,岂不两全其美?

做家教那会,一个学生说中午要亲自做饭给我吃,我以为他开玩笑,因为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吊儿郎当的问题学生,家境富裕的公子哥。但人家正儿八经地做上了,蒸了一锅米饭不说,还要来个小葱摊鸡蛋!我当时还揶揄他:还小葱摊鸡蛋呢,可别把你的长刘海摊进去啰!平日里,我对他的长刘海深恶痛绝,做作业时一甩又一甩的,甩得我头晕眼花。随后,看着他边甩着他的长刘海边熟练地切葱、打蛋、下锅,我在边上意外得目瞪口呆。装盘后,他端到我面前,做了个请的姿势。好家伙,摊得圆乎乎的,深浅不一的黄色中夹杂着星星点点的翠绿,不焦不生,火候刚刚好。我尝了一口,他凑过来忙不迭地问:好吃吗好吃吗?我用力点头后又竖了大拇指,而后,两人把那个小葱摊鸡蛋吃了个精光。后来,学生的奶奶无意间提起,原来他曾听到我跟别人说喜欢吃小葱摊鸡蛋,他刚好会做这个,父母经常在外做生意,他会做简单的饭菜照顾自己。为了给我做个百分之百成功的小葱摊鸡蛋,他还家里练过好几次。我被那个十六岁的少年感动得胸口和眼里都温热温热的,那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最好吃的小葱摊鸡蛋。

嫁人后,老妈一直为我的不谙厨事担忧,她说:起码你也会做个小葱摊鸡蛋嘛。第一次做小葱摊鸡蛋,我磕破鸡蛋时一紧张,手一抖,把蛋壳打进了碗里,蛋液掉在了地上。从此,这件事成了家里人茶余饭后的笑料,尽管后来我已把小葱摊鸡蛋做得色、香、味俱全,完全可与老妈做的媲美。偶尔有朋友过来,我会底气十足地招呼道:留下吃饭吧,我给你做个小葱摊鸡蛋!

曾读到一句诗:碧油煎出嫩黄深。明知道人家说的是馓子,可第一时间显现于脑海的却是小葱摊鸡蛋,甚是亲切的小葱摊鸡蛋。一道菜肴多了,吃多了,做多了,也会跟它有感情的吧,就成了生命中重要的印迹。



总第6023期 配图 陈立波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